

余光中的

埔里甘蔗

無論是倒啖或者順吃
每一口都是口福
第一口就咬入了佳境
卻笑東晉的名士
嚼來還是太拘謹
而真要啖得痛快
就務必冰得徹底
嚐到那樣的甜頭，幾乎
捨不得吐掉渣子
直到嚙最後的一口
還舔著黏黏的手指頭
像剛斷奶的孩子

看我，拿著甘蔗的樣子
像吹弄著一枝仙笛
一枝可口的牧歌
每一節都是妙句
用春雨的祝福釀成
和南投芬芳的鄉土
必須細細地咀嚼
讓一股甘冽的清泉
從最深的內陸

來澆遍我渴望的肺腑
冰箱卻冷冷地宣佈
已經，是最後一枝

但向北的高速公路

羊蹄甲，木棉花

發得正艷的西螺站頭

還有一千枝，一萬枝

——我的一千五喜美銀馬

躍躍在樓下回答

後記：

東晉大畫家顧愷之倒啖甘蔗，自謂「漸入佳境」。我在西螺休息站買的埔里甘蔗，卻一節節去皮削好，無須漸入。南投是台灣唯一的內陸縣，台灣之有南投，正如人體之有肺腑。一千五喜美銀馬，是指一千五百西西的銀色喜美汽車。末一句的意思，是說作者恨不得立刻開車去西螺站，再買一袋甘蔗回來。

七十五年四月於西子灣

余光中